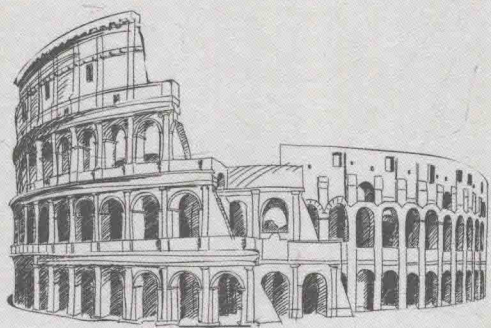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异国的芬芳

罗马之夜

The Night of Rome

法兰西现代短篇集

[法] 让·季奥诺 等◎著
戴望舒◎译

一部收录了12位法兰西作家的小说作品小说集，
译者戴望舒评价《罗马之夜》是“使人折服其措辞之精妙”。

出版社
KUPRE AND

异国的芬芳

罗马之夜

[法] 让·季奥诺 等 / 著

戴望舒 /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罗马之夜 / (法) 让·季奥诺等著; 戴望舒译.
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(异国的芬芳)

ISBN 978-7-5594-0543-2

I. ①罗… II. ①让… ②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现代
IV. ①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4071 号

书 名 罗马之夜

著 者 (法) 让·季奥诺等

译 者 戴望舒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152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543-2
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- 怜悯的寂寞 / 让·季奥诺 001
- 人肉嗜食 / 安德烈·萨尔蒙 012
- 尼卡德之死 / 菲利浦·苏波 021
- 罗马之夜 / 保尔·穆朗 034
- 佳 日 / 约克·德·拉克勒代尔 047
- 下宿处 / 伐扬·古久列 072
- 诗人的食巾 / 纪尧姆·阿波利奈尔 098
- 克丽丝汀 / 茹连·格林 103
- 厨 刀 / 华勒里·拉尔波 115
- 旧 事 / 路易·艾蒙 142
- 杀人犯克劳陶米尔 / 马赛尔·茹昂多 151
- 三个村妇 / 爱兰·福尔涅 161

怜悯的寂寞

让·季奥诺

他们靠在驿站的小门上坐着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办，望着那辆破旧的公共马车，然后又望着那条被雨所淋得很油润的路。冬天的下午是在那边，在白色而平坦的泥泞中，像一件从晒衣架上掉下来的衣衫一样。

这两人之中的肥胖的那一个站了起来。他在他的毛绒的大裤子的两边摸索着，接着他又用手指挖着那个裤子上的小小的口袋。赶车的已爬到了座位上去。他已经用舌头做了一个响声，而那几匹马也已经把耳朵竖起来了。那男子喊着：“等一等。”接着他对他的伴侣说：“来。”于是那伴侣便走了过去。他是很瘦的，穿着一件太大的破烂的牧人穿的厚外套，便显得晃里晃荡了。项颈从粗糙的毛织物间露出来，只有皮和骨，像一条铁筋一样。

“上哪儿去？”肥胖的那个问。

“上镇上去。”

“要多少钱？”

“十个铜子儿。”

“上去吧。”肥胖的那个说。

他弯身下去，分开了厚外套的下摆，把那另一个人的腿一

直提高到脚踏板上：

“上去吧，”他对他说，“使点劲儿，老哥。”

应该让那位姑娘来得及拾起她的纸盒子挤上车来。她生着一个线条很粗的全白色的好鼻子，她知道别人在看她的涂着粉的鼻子，于是她好像带着一种刁恶的神气似的，老是有点侧目而视着，为了这个缘故，肥胖的那个对她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姐。”在前面，有一位又肥又软的太太，穿着一件领口和袖口上都有皮毛的大衣。一个出店司务把自己的身体紧贴着那位太太，为了使他的肘子可以格外接近地碰到她的乳房的下部，他又开了胳膊，把他的拇指放在他的背心的袖口里。

“靠在那边。”肥胖的那个耸着肩说。

另一个便倾倒了头休息着。

他有一双像死水一样沉寂的美丽的青色的眼睛。

马车很慢地走着，因为正在上一个斜坡。青色的眼睛伴送着树木的移动。不停地，好像数着它们一样。接着，马车穿过一片平坦的田野，于是在玻璃窗上，除了那到处都是一般无二的灰色的天空外，便什么也没有了。目光像一个钉子似的凝止着。它盯住在那个肥胖的太太身上，但是这目光却有横睨的神气，望着更远的地方，很悲哀，好像一头绵羊的目光。

那太太拉紧了她的毛皮的领口。那出店司务摸了一摸自己的裤子的前部，看看裤纽是否扣好着。那小姐拉着她自己的裙子，好像要把它拉长些似的。

那目光老是盯住在一个地方。它在那里撕裂，它在那里像一个刺似的蕴脓。

那太太用她的手套的皮拭着她的嘴唇。她拭干了她的耀着柔润的涎沫的嘴唇。那出店司务又摸了一摸他的裤子的前部，

接着他便模仿着一个有痉挛病的人，伸直他的弯曲着的胳膊。他试想凝看对面的那两道死水一样的目光，但是他终于垂倒了眼睛，然后又把手按着他的胸口。皮夹子是好好地在那儿，然而他依然还把它横摸竖摸个不止。

一片阴影充塞在马车里。小镇用它的两只长满了癣疥的房屋的手臂，接待着驿站的林荫路。它一边献出一家“商业花园旅馆”，一边献出三家妒忌而含酸味的杂食铺。

教士先生把烟斗的灰挖在献礼盆中，烟灰缸是在那边祷告台的搁板上。他把他的刚抽过烟的烟斗放在匣子里。现在，他是要来把那几期修道夜课按照街路和屋子分开来，以便去分送给订户。缺了三本。他把那些杂志捧起，一份十字架报摊露了出来。最后，那三本杂志在那里了，压在他的弟弟刚才拿来给他的那包猪肝的下面。“真不小心……”一个封面弄脏了。他把那本杂志拿到窗口的灰色的光线中去，看看这油迹看不看得出，如果斜看，那是看得出的……那时只有把它拿给像灯店里的布雷太太那样的人了。她是不会仔细看的，她的手指上老是沾着煤油，她会以为这是她自己弄脏的。

在那边，在地板上，还有一块粪土，也是阿道尔夫带进来的。那是牲口房里的粪土，有着一个脚踵的印迹。教士先生站了起来，他用鞋尖儿轻轻地把它踢到火炉边去。

“玛尔特，有人在打门。”

“什么？”玛尔特推开了厨房的门问。

“我说有人在打门。”

在那女仆的身上，围裙的细带子把她的大乳房和肚子划分着。

“还有人来。先生，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。我生着这两只

腿……我的气肿……老是走上，走下……你总有一天会看见我的结果的。”

又打了一次门。

“你去瞧一瞧吧。如果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，你就在下边办了。这样的天气，上来的人们会把我到处都弄脏的。”

她的脸上沾满了油。

“这是在安放肥肉的时候沾上的，”她说，“食橱是太高了。一块肥肉溜了下来，我用脸儿接住了它。”

“来了。”教士在甬道中喊着。

接着他拉开了门闩，开了门。

“先生，您好！”肥胖的那个说。

生着青色的眼睛的那个瘦子是在后面，在他的外套里发抖。

“我们不能给钱。”教士看见他们的时候说。

那胖子除了帽子。那瘦子举起了手，目光直盯住教士。

“您难道没有什么小工作吗？”那胖子说。

“工作？”

于是牧师便显着思索的神气，同时，他轻轻地推上了门。

“工作。”

他把门开大了。

“进来。”他说。

那个已经把帽子戴上了的胖子，这时又急急地把帽子除下了。

“多谢您，教士先生，多谢您。”

于是他在刮泥板上刮去了他鞋上的泥，虽则门很高，他也微微地弯着他的背脊走了进来。

另一个一句话也不说，他走了进来，身子是高高的，脚很脏。他用他青色的、冷漠而悲哀的眼睛，望着那教士的一举一动。

人们走进了一道可以通车马的甬道，因为教士的住宅是一所从前的乡下大地主的屋子。接着是一个方院子。在这个院子里，有两座楼梯，像院子一样方的大梯级跃升到上面去。

“在这儿等着我。”教士看着那两双肮脏的脚想来说。他上楼去。

那胖子默默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你瞧，行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已花了二十个铜子儿了……”

“玛尔特……”教士在走进去的时候说，接着又立刻说：“你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那是热腾腾地放在白木桌上的一盆菜，猪脏和一块块像花一样的紫色的肝，一球球的胸腺，都一起发着爆裂的声音。

“一盆‘杂烩’。”玛尔特说。

于是她开始斟出一缕有葡萄蔓香味的浓酒来。沸油的声音静下去了。

“这是今天晚上吃的吗？”教士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对我说，玛尔特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们趁机会修好抽水唧筒的水管好吗？”

“那是非得下井去不可的。”那斟着酒的玛尔特说。

“是呀。”教士说。

她一句话也不说，接着她一下子把那长颈酒瓶拿直了。她把那盆菜拿到火炉上去。

“那么你呢，你找到下井去的人吗？那铅管匠说的什么，你是知道的。他不愿意送了自己的性命。那是一口古井，而且

又是在这种时候，你找到了人吗？……”

“听着，下面有两个人，他们要求做一点工作。这好像是等钱用的人。”

“那么，应该利用一下啊，”玛尔特说，“因为，你是知道的，那个铅管匠，他已对我说过了，他绝不肯下井去。如果他们等钱用，那么我们应该利用他们。”

“就是这么一回事，”那教士说，“我们有一个抽水唧筒，铅管是贴着井壁扣住着的。有几个铁扣准已经松脱了。我们可以说铅管是脱开了，于是它便悬空了。它这样地完全由上面的铰杆牵着，一不小心便会完全脱落了。我有着结实的铁扣。只是要有人下井去……”

“你的井深吗？”那胖子问。

“不，”教士说，“不，呃，总不会很深的，你知道，这是一口家井，最多十五或二十米深吧。”

“远吗？”

“不，就在这儿。”

教士向院子的一边走过去，那胖子跟在后面，而另一个也曳着他的大外套跟在后面。墙上有一扇小门，门下面有一个被水所腐蚀了的古旧的石水槽。他开了那扇小门，门枢轧轧地响着，有两三片锈铁堕下在地上。

“在这里，你瞧。”

那口井发着一种夜间的树木和深水的辛辣的气味。那里有一种脱落而下坠的石井的“格鲁”声。那不敢走上前去的牧师弯着身子，臀部向后退着，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足套在他的鞋子里痉挛着。

“就是这个，你瞧。”

他显着一种抱歉的神气。

“你们既然有两个人……”他说。

那胖子于是望了望他的伴侣。他站在那里，老是在他的大外套里摇摆着。我们看不见他的脸儿，只看见一双眼睛，一双老是凝视着教士的黑色的法衣的青色的冷漠的眼睛。但是那双眼睛却是横看着，向远处看着的，灵魂是十分的悲哀。

他战栗着，苦苦地一大口一大口地咽下他的涎沫。

“好，教士先生，”那胖子说，“这可以弄得好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但这可以弄得好。”

玛尔特在走廊上现身出来了。

“教士先生，音乐课的时间快到了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在打门。他去开门，那是一个穿着一身美丽的羊毛外套的金发的孩子。

“上楼去，雷奈少爷，”教士说，“我就上来了。”

他回到那两个人身边去。

“墙或许有点不大牢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你到那边去，老哥。”那胖子说。

在院子的尽头，有一扇门。人们听见门后面有兔子跑着叫着。

“你到那边去，坐下来。你不冷吗，不太冷吗？”

接着他便在他旁边坐下来，开始解掉他的鞋带。

“我还是赤脚好。可以用趾爪攀住……”

接着他解开了他的大裤子的纽扣，脱下了裤子。

“这样腿可以灵活一点，而且这裤子又是很重的。把它遮在你身上，这会使你暖和一些。”

井里吐出来的气在院子的冷空气中冒着烟。

“如果我有什么事，我会喊的。”他在跨过井圈的时候说。

他还用手攀着井圈，我们还可以看见他的头。他向下面的暗黑处望着。我们可以看出他正在摸索他的踏脚的地方。

“我看见洞了，老兄，行了。”

他便下去了。

人们听到一片风琴的声音。一缕三个三个地连在一起的向上升的音调的弧线，那音调似乎一个蛇头的摆动一直投射到天上去。

这是教士先生颇熟练地奏出来的音乐，接着，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那便是由雷奈少爷的拙劣的手所重奏的了。

阳光暗淡了下去。

在二层楼的木制的走廊上，有一排仙人掌的花盆和一个种着一丛紫罗兰的花盆。那人望着花。夜像泉水一样流到院子里来。不久，花已看不见了。夜一直升到三层楼上去。

那人站了起来。他走到井边去，用手摸索着井口。他弯身下去。在下边，似乎可以听到一种刮东西的声音。

“唉。”他喊着。

“唉。”另一个人在下面回答。

这回答过了一会儿，才升了上来，好像被闷住了似的。

“攀住了呀。”那人说。

“是。”那声音回答。接着这声音又问：“你呢，你在上面好吗？”

正在玛尔特手里拿着一盏灯开了门在走廊上现身出来的时候，那人又回到老地方坐了下来。

“这样你看见了吗，雷奈少爷？”

“把门带上了。”

那金发的孩子带上了门。玛尔特望着院子。

“我想他们大概已经走了。”她说。

那胖子在黑暗中走着。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泥泞的脚在冷冷的石板上发着响声。

“你在那里吗？”他问。

“在这里。”

“把我的裤子递给我。已经弄好了。”

“天气好冷。”他穿上了裤子的时候又说。

除了在二层楼上传下来的油煎物的爆炸声以外，屋子里是完全静悄悄的。

他喊着：

“教士先生。”

油煎声掩住了他的声音。他喊着：

“教士先生。”

“什么？”玛尔特问。

“修好了。”那人说。

“什么？”玛尔特又问。

“抽水唧筒。”

“啊！好，我来瞧。”

她走到厨房里去，抽了一下水，水流了出来。教士先生在油煎声中的火炉边看书。

“水流了。”她说。

他几乎连眼睛也不抬一抬起来。

“好，去付钱给他们。”

“给他们多少钱？总之这是很快就修好了的。”

“……把门关紧了……”

但是她却跟在他们后面，看他们走了出去，然后把门关紧了，加上了门闩。

一阵又急又冷的雨落了下来。

在街灯之下，那人摊开他的手来。那是十个铜子儿。青色的眼睛望着这几个铜子和那只满是擦伤和泥污的手。

“我把你弄累了，”他说，“我这个生病的人，我像一根链条似的拖累着你。你累了，别管我了吧。”

“不，”那胖子说，“来吧。”

让·季奥诺 (Jean Giono) 生于一八九五年，是法国现代文坛中的民众小说家之一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皮鞋匠，他从小就生活在民众中，他是从民众间生长起来的。不像那些以民众主义标榜，而实际上却一点不了解民众生活的人们一样，他是法国民众文学的真正的代表者。

他的小说的题材，大都是从民众生活中来的。因为他是法国南部的人，所以他的小说尤以描写法国南部的乡土生活为多。使他成名的，是他的三部曲：《山冈》(Colline)、《一个博莫尼人》(Un de Bau-mugnes) 和《再生草》(Regain)。

他的作风是十分地新鲜，他的想象和譬喻都是他所独有的。他有时使用着粗俗的话，但这不但不损坏了他文字的美丽，却反而使它添了一重爱娇。他的整个作品，都是充满了极深切的诗情的。把深

切的诗情和粗俗的民众生活联在一起，而使人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美丽，这便是季奥诺的伟大之处。

这篇《怜悯的寂寞》(*La Solitude de la Pitié*)是从同名的小说集中译出。我们可以从这一篇短短的作品里看出他的作风的一斑。

人肉嗜食

安德烈·萨尔蒙

一九××年六月××日——我的生活的记录！美丽的章回，出色的驿站。圣路易、达喀尔、开尔、柯纳克里、吉尔格莱格莱、摩萨法、哈尔斯阿拉……我应该继续下去吗？记出“高龙伯林”这一章来吗？那一定会太平淡的。经过了三年的非洲中部，高龙伯的平原真是太平淡了！

今天早晨我热度不高。我的旧伤使我走起路来一跷一拐，不幸中了一支标枪。终于收到了提提，装饰得很华丽。它、我和一个愁眉不展的老军曹，便是远征所残余的一切。人们给了我大绶，但是人们什么也没有给我的猴子，这是不公正的。

一九××年六月××日——我以为自己裹着船上穿的大氅躺在沙上，可是实际上我是在我的少年人的床上。在送第一封信的时候，妈妈来唤醒我，正如我还是一个顽童的时代一样。我没有弄清楚，我还在做梦。“警备！警备！……武装起来！……保尔！起来！……是进学校的时候了……陆地！陆地！……德里赛尔中尉，我把大绶的勋位授予你！”不是，妈妈在对我说话。

“保尔！一个好消息，亚力山德琳姨母写信来了。”

“亚力山德琳姨母吗！”

“她要你去，我的小保尔，我相信吗？真是想不到的事！保尔，你要去，可不是吗？你要穿着你的军服去……而且还佩着你的十字勋章！真是想不到的事！”

不敢说：“真是一个好机会！”我的好妈妈！

亚力山德琳姨母是我母亲的姊姊，是一个很老的妇人。她的丈夫是一个六百万家财的厂主，现在已经去世了。她没有儿女，住得远远的，不与别人来往。一直到现在我已经二十七岁了，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常常在我童年的恶梦中出现的可怕的姨母。她实在是一个在我吵闹时别人用来吓我的东西。“如果你不乖，我要去叫亚力山德琳姨母来了。”人们很可以去叫她，但她是不会来的。

这鬼怪的亚力山德琳姨母，这样地又点起了一切希望的灯。我们是那么的穷！我有我的饷金，不错，而我的母亲又有她的军医的寡妇的有限的恩俸。我是那么的懂得母亲的直率的贪财的恳求。

“保尔，答应我写回信给你的姨母吧。”

亚力山德琳姨母会怎样说呢？说我是一个英雄，一个国家的光荣，说在家族之中这是难得的，说她很想见见一个这样的德里赛尔家的人。

“她一向是目中无人的，我的小保尔，然而这一封信却表示她看得起你。”

我答应去，这是不用说了，妈妈心里会高兴的。再则我也很想见见这个怪物。

“她有多少财产？”

“六百万光景。”